樂全集

一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樂全集卷三十四　　宋　張方平　撰

雜著

先帝經䟽文

右伏以聖神示化弃黃屋以上賓凡庶何知抱烏號而永慕不有宗薦曷伸悃誠願依妙湛之尊特開清淨之供庶緣法力仰導真游伏願永證佛乘圓成道果儲神無極逍遥梵釋之間卜世愈延跨越商周之表至於含

識普暢大和

四箴并序及進狀

右臣猥以謭材忝職文館因覩秘閣曝諸圖書内有太宗皇帝御書一函臣竊發一軸覩之字為行書乃曲禮首篇四句敖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深惟太宗皇帝英叡多材自天攸縱萬幾之暇秘殿閒燕移聲伎觀游之樂於經籍文史之間下筆習書意存勸戒昔漢諸儒集禮記諸善言而於首篇著茲四事蓋以

為人君保邦制理之道所宜深戒者故太宗思而形於
翰墨先帝緘而置諸秘府是將以嘉言善訓貽為孫謨
又豈惟筆精墨妙之云爾乎臣待罪諫垣靚事有發輒
廣其義述為四箴誠不足以勤盤盂汙屏扆儻宣室聽
決之暇一賜閑覽法宮衡石之上獲預親程亦庶乎備
晏居之誦代倚几之訓也干冒天聰臣無任戰慄之至
其所著四箴別為一軸謹隨狀上獻謹奏康定二年七
月

臣聞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故王者奉若天命以臨萬方慎乃迪德無時怠豫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以輯寧邦家用咸和萬民于後佚王罔自抑畏罔顧諟天之明命以若先民攸訓不迪率典德用弗類故人君保邦制理之道慎厥身修思永兹惟艱哉禮有之曰敖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慎厥身之道兹四言者可謂切至矣書載周公無逸之篇曰在昔商王中宗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厥享國七十有五

年至于高宗嘉靖商邦能惠保于庶民厥享國五十有九年至周文王能知稼穡之艱難不淫于觀于逸于遊以庶邦惟正之供厥享國五十年則夫四者之不戒非惟德義之不則至于康養體志永綏萬壽亦莫之有益也蓋聖人所理有本末所顧有重輕身者當理之本位者可顧之重安其身然後能保其位能保其位然後能得其志欲而享天下之樂彼商之中高爰暨文王先憂勤後樂欲而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由審是道也陛下濬

哲文明徽柔惇懿慎諸事事之微念乎安安之難修其可顧罔或過舉玆甚盛德也已然古之明聖無忘交儆盤庚曰無敢伏小人之攸箴臣以孤微職在規諫因覩

太宗御書竊有所發輒廣其意而獻箴云

敎箴

惟皇至尊在上巍巍天日之高雷霆之威匪自抑畏盡人之微孰敢造膝以弼予違外以溫恭通接羣志内以文明辨其誣僞溫則可親明則可畏端良既進纖邪自

退

欲箴

火燎于原水決于川欲之敗德猶水火然故昔令王好樂無荒盖懼窮欲焚溺爲傷凡欲之微則爲身患大而不遏民斯塗炭易稱窒欲書戒無逸願銘盤盂勿忘終日

志箴

居安思危已治不有其難其愼惟明明后乃後佚王

驕盈怠忽謂已有天命人莫我咈恣其佼好動不慮善罔懲其侮以失黎獻湯不自用文王小心允迪休命茲惟良箴

樂箴

罔淫于樂罔遊于逸禹益吁嗟所相規恤在商成湯不邇聲色在周周公尤戒酒德秘殿燕閒萬機之餘時延正士訪其嘉謨前言往行則有圖書豈其優笑而後為娱

蜀丞相諸葛武侯畫讚 幷序

寶元始年冬余監新定郡王人閔廷俊來錫時服廷俊以善畫待詔翰林因侯俊于傳舍語及畫之名家俊曰某之藝於人物為工比内出古之名賢像于資善堂嘗摸得之唯肖余既竊慕蜀丞相武鄉侯之為人因請于俊願見其像俊褚中適攜焉以余好之篤遂以為遺時郡從事葉紓輿于座曰君覿畫而愀然何歟曰有是夫蓋有感焉者予獨念此公初耕南陽時抱膝長嘯自比

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崔州平徐庶元直謂為信然夫士之抱器待用憂深而思遠以天下之事自負而識之者常鮮及其風雲變化功名光大從而譽之不已末乎又論者咸謂武侯為管蕭之亞匹茲尤非知言者彼夷吾從非其主已迷方復行險擇利更事讎敵不能檢身以禮而僭濫敗度不能正君以道而權譎苟合其器與行夫子卑之蕭文終起沛獄吏素蘊初淺漢氏始造用衆智力文終之業專在關中至其追淮陰舉平

陽密識公心真大人之事然與武鄉易地而處質勝其
文矣故余謂論者之非知言後之君子必有取乎爾始
武侯遇蜀主自夏口使孫車騎回與周公瑾破曹公軍
時年二十七後出武功五大原與司馬宣王對壘于渭
南卒于師時年五十四中間僅三十年規摹事業光映
千古噫大丈夫顧不當如是夫讚曰
孰以武鄉而比管蕭桓文之事孔門弗道文終刀筆託
驥之髦雄材清風亶猶相遼當卧隆中抱膝嘯吟方寸

萬里何念之深盖懐功名日月其淫不有良友胡獲我心將軍顧重拂劒為起折操之角斷權之臂堂堂西關莫之敢攖芒星三反還復箕尾出師之表八陣之圖天高日昭匪滔匪渝永慕夫人撫心悲吁悲吁云何悼無崔徐

雪竇禪師真贊重顯

本何從來今則非去不捨衆生示諸空聚諸漏已盡萬法無住金剛妙身寓形繪素

補元子時化

余觀元子論化善其意然有未盡者為廣其說焉夫時之化也有大焉者爾葢朝廷化為市井郡邑化為傳舍山澤化為府庫耒耜化為弓劍禮樂化為夷貊賞刑化為果報恩義化為讎敵忠功化為害禍威福化為喜怒仁讓化為詐僞

補浪翁觀化

元子浪翁觀化凡四說其辭悠悠不槩人事故述三篇云

火生於木木亡而後火明木生於土土刑而後木生土尅

水而水以土存火尅金而金以火成此有無相化之説

右有無相化

朝為商暮為周朝為公卿暮為俘隷朝為忠義暮為寇逆此有化無之説

右有化無

起于畎畝而君天下起于釣築而宰天下起于寇逆而忠義名此無化有之説

右無化有

舍人院試方畧舉人策問

國家自景德中與契丹氏平而夏人効職貢行四十年無鄙上之事軍政戎備則未嘗懈他日夏寇畔援大入髙奴塞平凉之役師頻無功自爾選拔將率訓齊卒乘繕治器械無日不講聽諸議者猶患率之才難士之未整械之不精其何為然諸生皆被大臣薦上以付於有司將以採其所蘊也其陳用將之道訓士之術飭械之法以歷代最長之說為方今可施之宜詳著於篇得以

推驗復觀前史所評材雄以武侯匹於管蕭衛公擬論於耿鄧功名之際其間近遠試為品藻用觀持論敏學高識無不自盡

省試策題五首

第一首

問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周而三百此言王官也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蓋自九服之外至于蠻荒庶邦附庸莫不咸集然諸侯各於其國猶有卿士陪

臣史胥徒隷今天下大小之縣比虞夏之所分封五分纔一至于遐方遠裔止用一吏理一邑而議者皆謂置官煩於三代建為併省之策然又觀秦漢故事奏列郡四十二漢郡國纔百數守尉之外長吏自辟掾佐分理而足此復何道也試參詳之為悉利病

第二首

問周禮地官載師職以大都家邑之田為公卿大夫之采地至于諸侯之國陪臣卿士各有封邑以奉祭祀而

漢之後列侯繼世迺自隋唐以來王臣兼五等之封者始為虛名實無分土而諸郡內外官縣吏俸廪之外命給職分地廨謂之職田此誠均惠仕進優其不足使全廉節者也近在位者或以不均啟幸為言既詔罷之矣復以經久之式歷更祖宗之世而仍舊貫者是必便於事使反初制雖朝廷之議利害必然之理其更推迹以要終效

第三首

問儒家者流講究歷代之故該貫百家之說以多聞博見為通者也然其祖述根於六藝幼學就傳即所誦習施於有政茲為理道故其本末討論應詳若夫易之為書人更三聖其分二篇何意所係十翼何名書何以斷自唐虞頌何以繫之商魯二戴之禮傳之何師三傳之學立於何代此經術之大略諸儒辨論之所嘗及也請為條敘以觀敏洽

第四首

問兵者武備之本騎者戎事之急古者乘馬之數出乎
井賦之法周官六職掌於夏卿歷代著令備諸廄牧本
朝之制則有司存質賈之平外通市乎夷狄孳遊之課
内列坊于冀陜時方丁于累洽議者忽于遠思芻田賦
於民耕圉人配於兵籍序夷廄毀井堙不刋向發邊屯
蒐補卒乘更索民蓄頗乏之軍興昔宣王復校人之官美
于周雅僖公修伯禽之政歌于魯頌朝廷治不忘備事
思預防稍因舊程班舉牧政諸生治業之外必及時務

之要此之利害盖亦聞諸何以使赤岸三千阜蕃於麟
德天閑十二騰逸於龍媒考之前編爲陳遠策

第五首

問昔唐氏自天寶失馭大盜干紀肅代之際貨力殫屈
畿甸百姓至挼穗以餉軍元和中嘗校天下兵農之籍
率以兩户而資一卒而又諸侯專土不貢不享山澤莞
榷之利未盡登于王府憲宗秉此疲弊而能戡夷冦梗
復張紀律烜揚威靈惟皇運之開基席五季之多難揜

諸通僞遂大一統爾時王土葢狹國帑未充耆定戎功兵力亦給比羌醜鴟義騷犯邊障出車戍守取贍大農賦發幾何民告刓敝遠鑒唐室近觀國初校物力則往虛而今盈計役費則此輕而彼重有餘不足胡為而然得非有司失平準之權豪賈操奇贏之利者乎將使農末並濟壅滯以通利用厚生九功時叙有望敏識為陳長筭

武成王廟試舉人策問三道

第一道

問屬者天子幸加惠復古制聽卿大夫營立家廟方詔有司考定舊典夫廟之制雜見禮篇及歷代之書皆多士所嘗講也若其堂室之位祭享之儀田祿之差器服之用自前代沿革之法逮諸異同之論略為條著冀効諸朝

第二道

問羌醜背惠頻年騷邊朝廷務為綏懷不事窮討惟是

曠日之計要以足食為本比西鄙守臣有上營田之課者朝議善之下其法於邊而論者或曰既勤數畱當虞侵軼若虧禦備是資寇粮盖自漢氏以還世講屯田之事間有長策載于史牒諒惟該洽備嘗商搉自昔營田之制及諸功利之宜至于古法之可行于今今事之不便於古幸為條列上裨國論

第三道

問先儒有言自古有治人無治法盖文久則滅事窮必

獘變而通之然後能成天下之務故為國之勢猶權衡然損益重輕適平而已或謂改作非聖人之志變古亦先賢所譏遵用故常足以為政惟諸髦俊通明治體且謂事之循舊約而易守者為長將復理貴便時改而更化者為得矣言此義用觀遠識

太廟祧僖祖議

臣等參議伏以天子七廟著於尚書春秋傳禮之王制祭法禮器諸子之說歷代之議詳矣故昭穆所以序世

及之正禘祫所以極仁義之本三代以降惟漢晉唐以其統祚之長得及祧遷之議國家繼天而王列聖重光盛德在人必百世祀厚陵復土虞主還宮對越祖宗升祔有日同堂八室廟制已定僖祖當祧合於舊典請依太常禮院所奏委為允當

尚書考功覆謚議狀二首

故鎮海軍節度使夏公

伏准太常禮院謚議如前贈太尉夏公昔先帝以諸王

在邸公纔四歲童子給事左右及儲宮建至于踐阼周
旋翼戴遂為親信臣車駕再北廵封祀行幸公無不從
乃捴禁衛乃殿方面乃登宥密位居多弼體于忠恕不
矜不懈謹厚恭恪用終無咎夫考行尊名先王所以立
勸者勤勞畏慎公實有之奉常之論於議允哉謹議

故寧江軍節度使鄭公

贈某官鄭公昔先帝以儲后監國公繇材武被選服事
羈靮六龍飛天雲從而上羽林龍虎歷典諸校上命糾

守士心懷附薦試臨郡乃大得民遂擁旌鉞揔率親衛拱扆宸極祗勤勵翼奉身而退終節益休夫馭下以和兹謂寛裕治衆而整戎之昭也曲臺節惠較閱則協謹議

送古下北遊序 天聖八年

昔六國時趙之憂在秦備在隣國李牧為趙將守北邊顧獨以其邊民戰破匈奴降東遼滅澹林盡牧之世敵馬不敢南下況舉其國之力又況用夫天下之力然自

楚漢相持不暇北略而冒頓始大為中國敵晉氏之微
小雅盡廢隋唐之際更為盛衰自石晉割我幽薊以自
濟於禍難而冀方之地乃戎夏共處國家用文德懷遠
以交好息民于今三紀天下安于太平民不知戰公卿
士人恥言兵事子常何哉獨留意於孫吳家也噫誠得
將如李牧輩朝廷能盡其用廟堂之上智者謀之復山
北之地雪中原百年之恥係呼韓邪之頸縻致闕下使
歲時貢賀如漢宣帝時子行觀之其易難也京風暮秋

木葉霜脫礪長劒以自衛冒北風而徑去惟我知子天下竒士汗漫之伎無所施爾酒酣日下駕而將行聊歌一引以起其倦游之意云華夏無敵兮乃古其然中國大恥兮有石之遷顧瞻幽薊兮崆峒之英逝將去汝兮相從來庭太白宿兮箕尾宫旄頭北指兮塞垣空念頗牧之無所用兮吁嗟奈何感子征兮永歌

送柳瀚序

瀚自魏隨計來京師不利于春官將北轅以邁鬱鬱訪

僕謀曰澥即歸將卜所以為親之羞敢問子何往為可僕觴而告之曰嘗聞河東先生昔守邢令侍御高公以布衣謁見先生優禮焉先生以文章氣義蓋一時仕不究其用天下賢士大夫莫不惜之矧自其門下出者耶前此三年侍御領琴臺不敏嘗請見賓辱解榻以待則是侍御之愛才其與人博矣況子河東之猶子能以奇文懿行繼其家聲而欲覲見賢公動之以誠意者適邢可哉勉旃會宗酒行無辭僕亦從此東矣

送趙參序

聖上始親録鄉老之書僕與晉人趙生參俱見遺于春宗伯別去二年居無何邂逅於太昊氏之墟喜而飲諸市酒酣趙子擊觥歎曰嗟乎使我獨不當從衡時得憑軾結鞨馳乎秦晉之郊取卿相猶拾地芥爾如在孔門吾庶幾子貢言語之科於是僕請趙子持觴為酹以讓之曰趙子且默無躁夫為國者孰不幸安而昌孰不不幸危且亡居是邦也既不忍其人於他邦也則使其

人皆無罪而就死地君子兼濟之心何如哉若賜也為
魯一出矛楯四國助田常無君之心不可謂之忠勸吳
出兵教越襲其不備不可言乎信致齊之民為吳之魚
肉不可稱夫仁欲善晉而使親魯則又誘吳之疲兵以
成其偽不可語諸義是則子貢一出而忠信仁義索焉
顧獨存一區區之會雖曰墳墓之託不可不救於道不
宏矣趙子君子藏器於身與時消息子前言過矣於是
趙子喜其異聞也捧觴畢之翌日僕遂征淮西趙子西

走輦下逆旅蕭索秋風向髙揮袂拂鞭各隨蓬轉思永交好褚無瓊玖故尋醉論書以識行且以規趙子使重其言也

送山人邢遁序

歲值青章魁杓虎首不敏薄遊淮甸間泝流且歸同舟一人布裘褏袂庬眉而長鬣揖而與語辭韻琅琅從容請其所自來曰吾耕嵩陰採藥於天台石門樂其山水留久之暇時言蓋於易公羊春秋甚深同載至梁王兔

園不敏遂留先生且前自恨未即得從為山中遊姑結後期觴而歌送之曰嵩之盤吾耕一壥不羞素餐嵩之麓吾棲一谷安於華屋燎炎炎兮勢非長惟自照之明兮雖流螢之細而有餘光嗟予聞道之晚兮與俗回屈沐先生之風兮愀焉自失非余親兮素髮班班從先生役兮歸柴關

請誠上人就東京左街萬歲院講華嚴經疏

伏以大方廣佛華嚴經者佛為大千衆生說一乘道純

真境界超絶權假當念相應即成正覺故十會說法不離菩提之場剎那成佛無待僧祇之刼諸諦平等同法界性甚深廣大莫可思議非圓通會融安能宣揚此無盡藏海誠上人聞修有本行入勝流善財遍參漸進虛明之地普賢大願會歸悲志之門此處吉祥有衆延請盡亦示如來之知見成大事之因緣夫一切含靈下至微塵之細三世諸佛上窮多刼之先元明妙圓本同具足但以情生智隔所立照亡是致百千差殊一多揔别

上人以方便惠為人演說譬之指月亦同筏諭不取於相乃如實語以是功德為大福田則毗盧遮那光明遍照矣

謝劉莘老寄王堂集序

某在仁宗朝慶歷初知制誥時夏戎繹騷兵難連歲不解奉使謀帥多出西垣遷除更踐鮮得安其職者某白於朝請得專典詞命執政者亦欲見留故絲綸之地演潤獨多歷二年召入翰林充學士尋改御史中丞未幾

復以禁職充三司使久之免邦計得請遂還禁林後改端明侍讀龍圖閣學士十易藩鎮英宗治平中復召充學士承旨辭不得命又還內禁居玉堂東閣翰林盛事著玉堂東閣謂之承旨閣自惟孤陋三入承明之廬暇日閱兩禁詞册因俾兩院史繙錄前後所當內外制告命令書詔及禁中諸詞語類次為二十卷雖思致荒淺不足為文章風體然國家典册號令至於史牘所載亦有以美教化厚風俗示勸戒者非徒為之空文而已也玉堂者太宗皇帝

神筆飛白大書玉堂之署四字揭於中楹備于翰林舊
志故以命篇云

謝蘇子瞻寄樂全集序

某白承寄示荒文序引讀之汗顏内怵雖君子樂道人
之善且以雅好愛忘其陋然虛飾已甚愧不自遑老夫
性資踈曠不堪拘束幼知為學而不能勤于時山東士
人若劉潛吴顥石延年韋不伐陳靖田度馬武十數人
皆負豪傑之氣不得騁相與縱酒為高僕年少好奇論

與諸酒徒游故不得篤志於學也讀書每抽三兩策换易讀之未嘗依卷帙徹一部故涉獵荒疎藝文謬悠僅成舉業得科名遂以仕宦其所以自處亦與為學略同凡所經述或率意或應用每有藁草投之篋中未嘗再閱若再閱輒不如意自鄙惡之故積兩篋不曽有所改竄熈寧中得南京留臺無事有一吏頗敏利亦稍知文章體式因付兩篋令編次之便依篇目各成倫類亦不曽親閱有書吏三數人抄録成卷帙其間差錯脫漏悉

不曾校對改證前年子瞻覯止見索鄙拙欣然呈納因
而面告為删除其繁冗芟夷其蕪穢十存三四聊以付
子孫而已今承盛製而乃刻畫嫫母必欲使為姝麗或
鬻碔玞於市妄自譽售市中莫顧有名識玉者為求善
價盛稱為奇寶衆或信或否既遇卞和二人皆以妄謬
見誚鬻碔玞者誚當其分矣為求善價人亦虚受其累
今公得無亦取虚偽之誚也孔文舉諸葛孔明前世之
高賢今以老夫為之儗倫賜也何敢望回唯有一節自

束髪至終其身不為世屈此有似孔文舉然若遇曹孟德亦必不若文舉之憖去而違之爾所示序引幸公深裁損之使有以自得於心又門生二字尤是過言早以一日之稱遂託忘年之契何門生之有必請削除各正其分其髙文今復納上唯加亮察不勝愧悚愧悚眼病不能親札口占殊不盡意

宮師趙公圓覺經會贊并序

國老趙公叔平積有善根宿殖衆徳本注釋大方廣圓

覺經深究了義得古佛心匪徒言之亦允蹈之慈愍之
心不折生草故用浮圖夏禁召淨行僧十人潔除園廬
熏祓道場因而講說新經至中元日經徹罷散樂全居
士張安道聞其風而悅之以偈贊曰諸相非相自性圓
是法非法自心覺自心自性自莊嚴婆伽婆佛光明藏
平等法會文殊等共證如來非幻性了知幻是虛空華
二十五輪坦無礙今日道場集清衆大方廣義重宣說
普願法界諸含靈共此無邊功德海

贈崆峒先生雜言先生挂杖常掛一葫蘆

崆峒公何處來冠裾太穿敝路途苦漂泊葫蘆空向杖頭挑裏許曾無一九藥何處得錢日日醉醉卧塵泥有何樂先生頋謂余吾鄉在雲壑壯歲去崆峒多年向衡霍吾有盛服披烟霞吾有華堂指寥廓藴抱兀何知嬉游聊假託亂髮垂破巾十指出芒屩布袴結雙繩緼袍縈斷索背上懶負琴身邊不將鶴藥即從來没一九杖頭葫蘆漫挑著當日陜中曾遇人一九入手已吞却藥

川子而識金丹耶為而説厓略煉時日月取精華餌時
雷風相噴薄三光之氣通混冥五采九光動輝爍玄
龜沈伏入深淵赤龍騰擊上霄堮洞天忽到見瓊樓寶
藏從茲發金鑰再閏工夫不自勤已見塵寰如夢覺頃
來瞬息六十年山深水遠窮遐邈林泉在處即為家乘
興有時入城郭日飲五斗自有錢倒卧泥塵勝錦幄嗟
而泡影已老殘朽木偶人猶動作附陰逐景類蚑蚩争
粒尋栖隨鷃雀不知名利是泥塵自謂翩身登碧落葫

蘆一九丙自覔良田稼穡須留穫仙階鬼錄路非遥一映光陰吹劒鍔洗却塵泥從我來若到我家殊不惡

貽王生畧雜言并序

嘉祐三年余居守南都故人孫元規謫官在符離一日致其門生王略來見余元規書且道生左蜀人舉進士下第薄人事弃業絶意名宦亦不復顧恤其家求有道者與遊以長往山林幽深為志于後數往來睢陽甬上其意謂余乆留心於道術將有所謁也既知余無有所

得遂告別云往茅山就陶隱居積金嶺下結廬以煉丹
藥去後間有書來頗通煉丹消息向五七年不聞音問
疑其丹成遠遊矣近有老郎雍君至自華陽云嘗見生
山中猶守丹爐瘁矣余哀生志士也積功勤歲月久丹
已逾期必不成又憫其內亦無以恃者以其嘗親近余
意良厚為之慨歎余聞道也晚頃亦頗通還丹大指因
抒雜言數十句代書因雍君寄生以發其所蔽無使守
株空老巖谷若使陰魏諸公見吾此作定應相與三點

其頤解顏而笑初謂大音之餘響已消空谷之傳不期遺燼之一星可復燎原之勢天之未喪斯術也固宜世有其人焉爾

天上大龍訣古仙留此說古仙說還丹秘易不秘難所以煉丹人傳疑不得真人人有丹經藥訣人難明藥若得明訣還丹終見了何故丹難造火訣難得妙火若得妙訣還丹須可成火藥雖已知鼎訣人得稀鼎若得真訣還丹成可期三訣明妙真事在人精意

人意若能精還丹成決易藥是陰陽水陰陽體本二
交媾性情親氤氳成一氣火是生殺權生殺權在手
手法得之心不可傳於口鼎是造化主如國有城郭
人民得所安禍難不能作魏公演古文直指藥本根
彭老金鑰匙火候著精微更有徐真人論鼎語較親
古仙說天一此是坎中實要知天一法正與節符合
起數自星杓相將莫前却及至上下弦上下宛無偏
五行顛倒術少順常多逆會此逆順情五行露蹤跡

萬物榮又枯足見五行力即此是天機至神不可測
天機在眼前對眼如面辟待而心識通何曾隔蟬翼
霄壤信懸殊相通亦有路八十一程中但駕河車去
去去依亭候節節如潮信紅塵日以遠紫清日以近
大哉生化功到此無窮盡富貴人所欲功名衆争趨
自有逍遥人閑闗玩丹爐人見丹爐近咫尺逾萬里
人見丹爐小具體同天地天地合其象日月合其明
四時合其序神鬼合其靈是謂大還丹九轉龍虎精

功滿告太上金簡收姓名人生水泡浮流景隙駒急念
生久幽獨悒悒爐邊泣弃家二十年空谷守株坐何如
就妻兒醉飽隨時過生且鑠山齋海上更尋討問得三
訣明重去泥丹竈

樂全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樂全集卷三十五

宋 張方平 撰

祭文

祭故贈天策府上將軍燕恭肅王文為中書作

維慶歷四年歲次甲申三月癸亥朔二十八日庚寅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恭祭於故贈天策府上將軍燕王之靈昔在太祖造我有宋實撥亂世而返諸正太宗撫極始大一統寢昌而熾則八斯男於穆真皇光宅

萬寓潞許邢潤遠於蘇華並建茅社為國親屏惟王最
幼最享多福愛於太宗友于真皇重於今朝尊貴莫二
沈識蘊而不發威望懾於四夷命也有涯今則已矣聖
懷感悼淺服適時隆器重名舉極恤典靈輴即遠國門
既軷某等遘時休運忝列台司雖曠接於儀形固上均
於慘痛恭陳薄奠申訣慌帷伏惟尚饗

祭故夏國主文 內制

維慶歷八年歲次戊子月日皇帝遣朝散大夫尚書工

部郎中直史館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曹顥叔致祭於
故夏國主之靈惟靈保祚世家撫有民社光膺禮命重
處翰垣貢職惟時恭勤載懋宜昌而壽荷國之休訃告
奄聞震悼無已繼承有體俾統於舊封贈恤之儀式如
於彝典爰馳使馹臨赴奠楹知氣如存哀榮是享尚饗

故入內副都知贈振武軍節度使堂祭文

維慶歷五年歲次乙酉八月甲寅朔六日己未皇帝遣
禮賓使帶御器械勾當皇城司于德源致祭于故入內

副都知贈振武軍節度使某之靈慨惟即逺泉隧無還念其生平恪宣謹力致茲芳酹慰爾營魂

故入內副都知贈振武軍節度使墳所祭文

奄謝昌時遽歸長夜體馬則降魂無不之永恤舊勤爰陳嘉奠

故入內副都知贈振武軍節度使堂攢祭文

惟爾久在左右不忘恭勤隙駒靡停壑舟遽失輤祲即逺泉隧其幽清樽芳殺以將追悼

祭資政范侍郎文

維皇祐四年歲次壬辰七月甲辰朔具官某謹以清酌果羞之奠致祭於故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范文正公之靈嗚呼孔氏之門四科高弟惟達者之十子得聖人之一體猗嗟乎公德行則充文學純深政事閎通風節是勉名教是踐玉氣千尋金精百鍊赤墀清規正色讜辭引義忼慨主尊臣卑夏戎不虔文告弗悛付公蕭斧詩書在邊公允文武威行士附革其鴞音

亂亦遄沮復節還臺皇皇泰階縉紳謂言股肱良哉維直方大熙帝之載古訓是式王猷亶邁惟日孜孜愛莫助之時望去朝識者曰咨氾隆南夏爰徙東社遘癘避劇汝陰促駕彌留泗濱竟號車棼精氣歸天復其清純死生去來於達奚哀渠渠大厦怛此棟摧公陪宰席嘗僚右掖炳然絲綸賁有餘色濤江湯湯徃襲遺芳見公禾興德音未忘念言薄祜遘家艱疚莫適匍匐殞涕如溜平生素琴已矣知音寄衷一酹髣髴垂臨尚饗

祭蔡參政文

維寶元二年歲次己卯七月庚寅朔十五日甲辰具官某謹遣右都押衙許思義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參政侍郎贈禮部尚書濟陽文忠公之靈嗚呼公乎以公之德之仁而中年以歿世乎天之報施畧茫昧乎太夫人齒髮高矣喜懼侍養晚乃得子未及撫而名之而公捨以長逝乎公既生而不以家事為意捐館之日柩無所歸家無所寓不然孰知公之清節素志乎嗚呼公

乎以公之德之仁何負於天而至是乎公之事親如事天以為盡天下之美不足以報也公之事君如事親以為竭心力之勤不足以奉也公之待故舊朋友如待兄弟義之盡也公之視四海之人至於一物之細如視赤子愛之至也公之心如青天白日光明曠達華夏蠻貊同仰之公之行如渾金璞玉精華温潤無賢不肖同寶之嗚呼邦家之務生民之故兹念兹憂愛莫公助如何難諶云亡之遽其爰始羈微公實賞知已衣其寒復飽

其饑延譽於朝聞薦於帝再濫詔選皆公引提公亦類
舉非茍以私前年暮冬見公頹川姿神意氣和悅溫然
違別戀戀孰期終天單官江外萬山阻延不見裧帷歸
旐翩翩涕淚流膺下窮九泉公有慈親公有弱子於焉
展報其不有年嗚呼公乎庶幾鑒蒴尚饗

祭舅氏翰林學士嵇公文

維皇祐二年歲次庚寅十一月甲申朔八日辛卯謹遣
家僕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舅氏翰林學士譙國

公之靈其粤在童年早依外氏惟舅文行是親是師廣平君之嚴明外王母宋氏南陽君之慈懿舅前夫人滕氏訓誨鞠育遂偕賓興策名六科入游兩禁歷踐臺省周旋顯要舅綠文館乃登掖垣十年京華聯步朝闥瞻言母黨之重實兼僚友之歡休澣更過笑言莫逆漆園柱下楞伽淨名相期逍遥之遊兩忘契會之際委勢利於塵滓遺生死於幻泡夫物芒芒不屑顧已前年小子遘閔南徂倉卒去國舅又卧疾不及執手折簡叙違永陽秣陵再周

歳篇豈謂此別遂成永訣前者七月猶得手書草札數行蓋已扶病辭意悽愴異於常時老母閱之即為大戚小子猶謂茲無憂者乃舅宿疾間年輒發叔平訃至竟如母言承問駭怛殞心摧臆老母號絶痛不忍聞嗟嗟蒼天孰主張是吉人君子胡不壽考長子先逝遺稚藐然孤櫬東歸匍匐莫及念言思此悲來填膺戚丈信來云有理命百日之内即安舊塋先公夫人南陽賢淑復與愛子共此泉壤九原可作神所慰矣戚信仍説舅自

臥疾追於順化晏然沉寂一念不動得首楞嚴本無去
來亦何所住幻身雖滅我又何悲寄懷此辭示同世諦
尚饗

祭紫微韓舍人文

維皇祐四年歲次壬辰六月一日甲戌具官某謹以清
酌果羞之薦致奠於亡友紫微韓君仲文之靈維夏臯
月曉魄隅出明發不寐悲纏心骨念母氏之劬勞復檀
衣於玆日晨有使來致君慰札發函號讀怪非手筆云

感外寒方偃諸室口占書辭意殊詳悉我弗以憂誰不有疾緘報章而未遣傳凶問於奄忽恒人事之無常何變故之倉卒也嗚呼哀哉惟我與君義則友生情猶天倫忘形莫逆寫照存真音適塤篪之和氣襲茝蘭之薰在明道之癸酉始傾蓋於京輦洎寶元之庚辰並飛綏於文苑欽才致之閑敏挹風局之通簡景行業之英實味辭義之腴雋何宴嬉之不同諒趨舍之無間會決日以驚疎朝與班而恨遠歲困數以南謫同江淮之往蹇

俄叨命於秣陵君來司兮漕輓及春物之未闌見畫艫
於津館揮醉袂以相屬覺遲景之遽短邈江山兮清曠
澹懷抱之攄展喜嘉召兮暮秋帳石城兮飲餞久相望
兮中流君之舟兮已緩策余馬以獨歸城鵶噪兮落晚
恃年華之未徂奚離索之多歎亦孰謂乎夫君遂中夭
於此旦嗚呼哀哉人倫賞裁嗟我不明謂君器業實時
之英必當機柄而立功名此蓋公議匪私交情甫慶掖
垣之擢方參法從之榮曾毫釐之未售矧靈府之從衡

摧鵬翼於順風僨驥御於修程世大體兮多艱天施化兮靡平惟才彥之不可多得余哀君兮乃爲聖朝與蒼生哭之慟兮寢門重余憂兮崢嶸措幻泡之起滅彼真諦之論精紛物我兮異同亦達觀之齊冥惟延促兮妄立緬胡爲兮殤彭寄余誠於一醉時無忽於友聲尚饗

祭楊侍郎文

維皇祐元年歲次己丑十一月庚寅朔七日丙申端明殿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江寧軍府事某謹遣府吏奉清

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工部侍郎楊公之靈惟公道德醇厚山高淵默才允文武好是正直振迹朝綏飛聲霜策遂簡帝心外為内翼啟撫方面景從宸極訓輯戎策藻繪袞職敷經邁英稽古之力戊子暮春公致為臣年猶未也蕭然幅巾老成去朝我心慘辛爰合常僚閏臺嘉賓供帳淨廬以祖清塵接膝晤言街鼓振振權利見規實書諸紳陽羨釣舟期從公遊公即席賦詩留别餞客斷章云陽羨溪中有釣舟淪胥出守顧言不酬徙麾建康蠡瀆比疆區區未通

俄頃炎涼視公吉履謂斯齯齒天奚難諶遽遺杖几有子而才構業必偉嵩高維嶽土厚如削逵即幽宅素旌綼綼復命曰常收神冲漠屬叨藩寄阻從弔位念言契濶濡膺隕涕吁嗟予公散茲一爵尚饗

祭張密學文

維皇祐四年歲次壬辰八月癸酉朔四日丙子具官某謹以清酌果羞之奠致祭於故京東西路安撫使樞密直學士給事中張公之靈在坤六二臣道之美曰直方

大維德之體公仕初艱實勤素履肅以直內有勁如矢義以方外其平如砥守長郡邑忠恕愷悌承介臺省清規遠惠陟降侍從周密莊厲斡輸餽遷總戎在鄙寬國之憂急民之事知無不為於公之利聞無不革於政之獘惟日不足竭精畫瘁竟虧冲嗇以遘瘥沴靡究志用遽淪智氣比者秣陵嘗踵風軌帳軷津館徽音在耳洛師汝上訊勝接置晤言未諧素車倏至苴杖在廬阻從弔位慘怛盈衷寄茲一酹尚饗

江寧府祭蔣山莊武帝神文

維皇祐元年六月一日端明殿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江寧軍府兼管内勸農使提舉宣歙等州軍兵甲公事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張某謹以清酌時果之奠敢告於蔣山莊武帝之神霆雨作沴浹旬未止民弗寧於厥居懼無以輸上經賦供神常事以至於饑且窮也某非才為之長吏慮政不敏以致咎罰謀於僚佐所以徼福皆曰祈雨而雨禱霽而霽庇祐茲土惟帝聰明

屬限詔條不得躬詣以請也謹差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行上元縣張康侯以告帝尚降鑒矜此下民尚饗

祭真武靈應真君文

維皇祐元年六月一日具官某謹上啓真武靈應真君某典守玆土既無惠政何以徼天之福下庇吏民粵惟仲夏嘉穀既殖靈雨不止懼成灾沴瞻言靈宇肇自前朝區區一方久知依奉敢稽舊禮仰黷威神尚俾山川無作霖潦垂祐黎庶歲以順成尚饗

祭謝蔣山莊武帝神文

維皇祐元年六月七日具官某謹遣上元縣尉張康侯以清酌庶羞之奠敢告於蔣山莊武帝之神昔有吳氏之開國於江左也封内之望實維此山茲土茲民獲免於災沴札瘥之患惟帝之德近苦霪雨將害田稼故致區區以伸虔禱伏蒙昭答雲收氛散庶幾農穡遂以順成敢薦熟腥徃謝靈貺尚饗

祈雨醮壇詞 成都府

臣聞惟天洪覆幹萬化之生成惟人至誠通上靈之鑒格敢申悃愊仰黷高明粵兹井絡之疆遐處一都之會田穢有限生齒寖繁民勤稼績之功歲無水旱之沴顧賦租之僅給猶衣食以不充矧非順成即致荒散比從改歲迄此仲春三農作務之時九種播殖之候時暘過度雨澤愆期精禱未孚衆情同恐臣忝膺朝寄長此吏民內愧匪才不能稱職且懼政刑之謬上累陰陽之和宜以微軀獨當陰譴所祈甘澍早及大田庶濟黔黎免

惟災害臣無任懇禱之至謹詞

謝告詞

維嘉祐六年歲次辛丑六月壬子朔某日具官臣某謹稽首上啓伏念臣託質大鈞稟靈生物早棲心於道妙方寄迹於宦游顧有鄉廬用存家屬向集繕完之役已終築葺之功其間就方位之便宜犯日時之拘忌竊虞陰譴積致於忤違謹按明科祇神於謝告伏願上清真聖下土神明降鑒矜全垂慈保佑俾昌厥後以永獲安

臣無任懇禱之至謹詞

嶽祠祈雨祝文應天府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時果之奠謹上告於東嶽天齊帝伏以自秋七月迨今立夏亢旱不雨風霾無時麥初出穗穀未下種蟲蝗孳生癘疫薦作下民嗷嗷無所寄命憂懼惶惑莫知攸訴謹自薰祓致虔祠庭夫膚寸之雲不崇朝而澤天下惟帝之德幸蒙恩憫甘雨時降俾茲黔首免於災害敢不勉於善政以上對於靈心

尚饗

祈晴祝文 秦州

某叨被朝命守茲藩閫署事已將周歲未遑躬謁靈祠麾符所繫非敢怠忽惟王聰直威烈西土之望生民之命待歲順成風雨以時則無災害夏秋之交霪澍不已頗傷稼穡懼致艱食長人不佞深自咎責爰擇吉日恭伸享奠尚鑒衷悃同恤一方哀此黎蒸俾免荒札官私上下當竭誠禮共薦時事以答神貺

祭蔡資政文

維元豐二年歲次己未五月十四日辛巳宣徽南院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充東太一宮使上柱國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資政殿學士諫議大夫蔡公之靈惟公質有文武資長政事凡所踐歷必存稱紀理財正辭曰信與義除暴戢姦令行禁止著勞南國宣威西鄙區㝢破散烽塵消弭公議曰能朝僉載躋一節遄歸樞機是委股肱喜哉元首以起密策造膝遠猷當措

濶步功名謂不移跬如何大車僨於平軌窮通險夷孰主張是我姻我舊我鄉我里奄隔幽明緒言在耳駕靈寓馬將此芳酹久要不忘尚有銘誄嗚呼哀哉尚饗

祭王龍圖文

維元祐元年歲次丙寅五月丁巳朔二十二日戊寅太子太保致仕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王公之靈先正文康仁朝樞宰有顯事功國策收載公起世家學優而仕直哉維清風類

是似惟功之資信厚為質頗僻之萌不接心術故其立
朝克秉常德施於政事允蹈淳則天地之理見於簡易
君子之道本於愷悌陪京二年治用誠恕民悅無苛先
各其去方謀借留言上未及忽驚鐘聲父老相泣雖未
上壽星紀六周秉其積善遽與天游有子克孝白華之
潔逝莫能從一號三絕我聞傷之爰作斯誄著其至性
以章於世嗚呼尚饗

祭滕龍圖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十一月辛酉朔十五日乙亥太
子太保致仕上柱國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
故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滕公之靈惟靈倜儻閎達逸
羣絕倫始踐廣場衆推奇人洎登近著朝謂名臣神宗
即阼訪落初政公在諫省靡言不聽獻納之益施於號
令寘於西掖乃執邦憲召入禁林亦尹京甸一麾出守
于蕃于宣悠悠江湖凜凜塞垣徙地淮海實便吳閶憩
於國門易車而航解維有日親賓未還方歌而哭宿夕

之間世故無常變不旋日孰主張是於何致詰我念與
公義好爲篤惠子知我潘楊戴睦我老在廬遲公從容
舟次津亭繐幃已空淮人來迎畫鷁相連今其歸矣丹
旐翩翩嗟我耄衰情禮多闕寫哀一酹以伸永訣嗚呼
哀哉尚饗

祭蔡資政文

維元豐二年歲次己未七月二十九日乙未宣徽南院
使光禄大夫檢校太傅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張某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贈工部尚書蔡敏肅公之靈
惟公之才無適不宜惟公之志果於有為自初登仕鋒
穎已見江南陝右績用丕顯簡在帝心中樞是付賓講
戎畧以承神武混夷震驚仇方是懲獨念之深疾入股
肱嗟我與公少也友生黨序之遊繼以姻盟我老家居
公病在床莫復笑語何殊他鄉命也有涯英魂豈昧平
生志業銘詩具載日吉時良爰即窀穸遣息一酹幽明
永隔嗚呼哀哉尚饗

祭趙少師文

維元豐六年歲次癸亥四月丙午朔十六日辛酉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傅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鄉老贈太子太師趙公之靈嗚呼仕顯王庭老歸鄉社我思故人今誰存者並游辭場麻衣如雪接武重金同茲大耋得謝掩關相望一陌樽酒笑言累經青白公病再期去年我病四旬往來亦足有省公來視我欲輿不能我往候公公莫能興忽聞鐘聲公

已脫屣非幻不滅何云去住倚戶而歌此事驚俗於行
一酹衆哭亦哭先塋拱木體魄則降如其知氣豈埋泉
壤嗚呼哀哉尚饗

祭王端明尚書文

惟公先正猶亮真宗從享於廟爲時元功公承世家以
才自致施之有政中和敏惠有爲有守時推器識延登
諫垣補茲袞職四國於蕃四方於宣平涼常山至於太
原坤維巨屏浚郊神甸帥節守符中外更踐出處三朝

事功懋建公資樂易達生任真賓朋罇俎不虛佳辰脫屣世纓斵彫為樸富貴多忘與如夢覺兩京相望晤游面濶忽聞遺言乃云永訣公於自性示既有省凡此聚散空花雲影人悲亦悲我何以異姻舊之私寄情一酹

陳州祭太皡廟祈雨文

惟帝乘震司春德施化育萬物資始迄就歲功此為舊墟實存命祀令方東作旱氣作沴百穀草木仰待膏雨久未滂洽田野揚塵伏異慈鑒俯垂矜祐時降甘澤稼

穡順成凡厥含生皆蒙仁濟尚饗

陳州祭商高宗廟祈雨文

昔上帝賚王良弼乃得傅説爰立作相而命之曰若歲大旱汝作霖雨惟説式克欽承用能俾與商道故王咸德享祀百世今歲可謂大旱矣説之光靈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之列星王尚畀説復作霖雨大濟生物迄成有年區區下臣敢効誠請

祭女夫故河北路轉運判官殿中丞蔡天申文

維熙寧七年歲次甲寅月日外舅某官遣息某具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於女夫故河北路轉運判官殿中丞蔡
郎之靈嗚呼我在滑臺聞子彥秀鄉黨世交遂成姻媾
往牧蜀都任子校書一上中第聲光煒如學問滋洽辭
章爾雅敏於從政有過人者朝廷爾才擢之不次京西
河北俾專使指此時尊甫密勿近輔棣萼聯華刺車接
部驥髦未騁鵷翮方整悵望修途空嗟倒景籍始通朝
年未強仕實勤其官以速彫瘵初歸庭闈寵光甚渥今

出都門素旌綽綽吉凶糾纆勢靡有定將如之何不推之命慨余老矣緊爾之託而反爾哭事奚可度四子余出總角相扶遺息往酹且撫其孤尚饗

陳州祭唐贈太尉趙公文 犨

維熈寧七年九月丙申朔二十八日癸亥具官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唐贈太尉趙公有唐之季大盜移國封豕長蛇踐食區夏生民塗炭城邑丘墟公於爾時獨保孤壘攻圍幾年浴血百戰陳之遺黎竟脫賊口

兄弟三人繼登將相並有功德著於此邦而其像貌晦
於閭壁邦人不知久不克享某祗膺朝命再來領藩惟
公忠烈能捍大患寫之繪素神氣凛然乃建祠堂式薦
時事夫封為上公祀為貴神春秋之義禮典攸著奉之
廟食永世無斁尚饗

南京祭喬太尉廟祈雨文

惟神生為上公殁而廟食墳墓子孫殆今千載一方昭
事神靈如在凡有祈請罔不貺荅念兹境内夏秋以來

水潦蟲蝗災害已甚近又不雨復成亢旱秋成失望首
種未入人心惶惶相與憂懼惟神哀憫時降甘澤殄除
蝗孽粗以有年仰冀聰明鑒此虔切尚饗

乾隆御覽之寶

樂全集卷三十五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吳　俊

謄錄監生臣羅翽遠